

## 清州本《明心寶鑑》傳入朝鮮考述\*

周安邦\*\*

### 摘要

《明心寶鑑》成書的年代應於明·洪武八年至二十六年（A.D.1375~1393）間，在 A.D.1441 年已廣為流行，進而被收進「文淵閣」的國家藏書之列。現存的清州本《明心寶鑑》原文後存有〈跋〉，特別是卷末有「景泰五年甲戌（A.D.1454）十一月初吉奉直郎清州儒學校教授官庾得和謹跋」之文字，說明了清州本《明心寶鑑》傳入朝鮮的年代。〈跋〉文中亦載有 A.D.1393 年以前存在的資料，其云「此書但有唐本，監司閔相國思欲廣布」，這亦顯示在朝鮮「清州本」（A.D.1454）之前還有「唐本」（中國刊本）存在之事實，而至此時始有韓國刊本。關於《明心寶鑑》一書傳入朝鮮的年代與管道之討論，至今仍甚少得到學者之關注。據本文之考述，由明人范立本所輯之《明心寶鑑》，極有可能藉明使金宥、金興於明·景泰三年（A.D.1452）出使朝鮮的管道傳至朝鮮，並於明·景泰五年甲戌（A.D.1454）時，由當時影響性最大的閔騫署名，在朝鮮清州刊刻流傳，這也是今日所見最早的《明心寶鑑》之全文刊本。

關鍵詞：明心寶鑑、朝鮮

\* 本文初稿宣讀於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聯合主辦之「俗文化與俗文學現代學術研討會」，台灣·台中，2009 年 6 月 27 日。會中蒙與談人金尚浩教授指正，並經二位匿名審查人給予意見，遂加修訂補充，正式發表。

\*\* 中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副教授。

## Criticize of Qing Zhou " *Ming Xin Bao Jian* " Spread to Korea

Chou An-Pang\*

### Abstract

" *Ming Xin Bao Jian* " Completion while lasting A.D. 1375 to 1393, Annual and already quite popular in A.D.1441, Still included within the range of national collected books of ' Wen Yuan Ge '.Extant Qing Zhou " *Ming Xin Bao Jian* " and then there is a postscript, Have especially left the characters that A.D.1454 annual Qing Zhou officers sign to note down, Have proved this is exactly Qing Zhou " *Ming Xin Bao Jian* " Spread until the times of Korea. Materials before once keeping A.D.1393 annually in the postscript, This has shown in Korean Qing Zhou " *Ming Xin Bao Jian* " There is a fact of this existence of Chinese publications before this, And there was existence of S.Korean publication one until at this moment. As to " *Ming Xin Bao Jian* " Introduce to the discussion with channel of times of Korea, Still seldom get the scholar's concern so far. In terms of textual research of this text one, " *Ming Xin Bao Jian* " Will make use of envoy Jin You, Jin Xing to send as an envoy to the irrigation ditch of Korea and introduce to Korea in the Ming Dynasty most probably, Signed by the influencing at that time biggest Min Qian in A.D.1454, And Qing Zhou begun in Korea is published and spread, This is today the finding is the earliest " *Ming Xin Bao Jian* " Intact edition.

**Key words:** " *Ming Xin Bao Jian* ", Korea

---

\* Associate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Chungtai Institute of Health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 清州本《明心寶鑑》傳入朝鮮考述

周安邦

## 一、引言

《明心寶鑑》，是由明人范立本纂輯，為一部以類書體例編纂且具有勸善教化功能的德行類童蒙典籍，成書當在明·洪武八年至二十六年（A.D.1375~1393）間，是中國翻譯史上第一部翻譯成西方文字的漢文古籍。《明心寶鑑》，早在 A.D.1590 時已由西班牙籍的天主教多明我會士高母羨（Juan Cobo）於在菲律賓譯成西班牙文，並由其同伴伯納維特（Miguel de Benavides）神父帶回馬德里，於 A.D.1595 年 12 月 3 日獻給西班牙王斐里伯二世，該書目前收藏於西班牙馬德里國家圖書館中，編號 6040。<sup>1</sup>在歷代文獻資料中首先將其歸入「蒙書」之列的為明·高儒於嘉靖十九年（A.D. 1540 年）撰的《百川書志》，<sup>2</sup>在近人的研究上亦常將其歸入「蒙書」之林，<sup>3</sup>此書比 A.D.1662 科斯塔（P. Ignatio a Costa Lusitano）和殷鐸澤（Intorcetta）合譯的拉丁文《論語》還要早出 72 年。除了西班牙文外，現今可見的尚有韓文、越文等譯本，<sup>4</sup>在研究中還可見到俄人翻譯的紀錄。<sup>5</sup>韓國學

<sup>1</sup> Beng Sim Po Cam Español-Chino , Cobo, Juan m. 1592 , MSS/6040 , Biblioteca Nacional de España .

<sup>2</sup> 見明·高儒撰，《百川書志》卷之三「蒙求」類：「《明心寶鑑》二卷，失傳作者，上卷綱領十篇，三百七十三條；下卷十篇，四百一條。」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目錄類 919 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頁 345。

<sup>3</sup> 有關近人研究該書並將其視為蒙書的學者計有陳慶浩與劉莉美等人。見陳慶浩，〈第一部翻譯成西方文字的中國書---《明心寶鑑》〉，《中外文學》第 21 卷第 4 期，1990 年 9 月，頁 73-87。劉莉美，〈當西方遇見東方--從「明心寶鑑」兩本西班牙黃金時期譯本看宗教理解下的偏見與對話〉，《中外文學》第 33 卷第 10 期，2005 年 3 月，頁 121-131。

<sup>4</sup> 《明心寶鑑》在韓、越兩國皆普遍流行，今在台灣可見到的韓文譯本就有：金鍾國譯，《國譯增補明心寶鑑》，韓國：成鈞館大學校出版，檀紀 4292[A.D.1959]。尹在瑛，《明心寶鑑、擊蒙要訣》，韓國：漢城·正音社，1980 年。俞尚根、金渭顯校註，《明心寶鑑》，韓國：明知大學校出版部，1994 年。特別是尹在瑛的《明心寶鑑、擊蒙要訣》，除譯為韓文並加入重要人名說明外，還將《明心寶鑑》與韓國通行的蒙學教材《擊蒙要訣》彙成一書，可見出此書目前在韓國學術界之定位。另越南孔學會曾編《明心寶鑑》一書，由越南孔學會於 1957 年出版，此書雖為節本，但書中將《明心寶鑑》的原文逐句譯為越南語，甚且還以兩種不同的越語系統譯出，足見該書在越南之重要性。

<sup>5</sup> 在清代中俄文化交流頻繁的需求下，俄人大量的翻譯中國書籍以作為認識與學習中國文化之憑藉，因此《明心寶鑑》在俄國亦有譯本存在，閻國棟《喀山大學與十九世紀俄國漢學》一文中

者申正午在〈『明心寶鑑』の編者について—秋適説の疑問—〉一文中，曾提到了韓國著名僧人西山休靜在著作《三家龜鑑》中引用《明心寶鑑》的情況，其中《儒家龜鑑》引用《明心寶鑑》14處，有11處文句完全相同；《道家龜鑑》引用《明心寶鑑》1處，且文句完全相同；《禪家龜鑑》引用《明心寶鑑》1處。<sup>6</sup>西山休靜為 A.D.1520~1604 年人，由其著作中徵引的資料可見出，《明心寶鑑》一書定在此之前就已進入朝鮮文化之中，其影響甚至持續至今。據現存最早的「清州本」《明心寶鑑》顯示，范立本纂輯的《明心寶鑑》早在明·景泰五年甲戌（A.D.1454）時，已傳入了朝鮮·清州，本文欲藉該書〈序〉、〈跋〉中留下的內證，與朝鮮李朝實錄等史料參照，對清州本《明心寶鑑》傳入朝鮮之時代與可能管道，作初步之考述。

## 二、清州本《明心寶鑑》簡介

范立本，在史籍中無傳，於今日可見的資料中也未見其生平紀錄，以現存范立本輯的《明心寶鑑》之〈序〉文來看，當為明·洪武年間人士。雖然沒有直接的線索對署名的編者作深入之了解，然吾人尚可藉目錄與中、韓史籍相關之資料，推敲其成書與斷代。在今日漢文古籍的文獻資料中，可見到有關《明心寶鑑》的紀錄者計有下列五者：

- 1、明·楊士奇（A.D.1365年~1444年）等編，《文淵閣書目》卷二〈荒字號第一厨書目〉下「子雜」：范立本明心寶鑑一部（一冊），范立本明心寶鑑一部（一冊）。<sup>7</sup>
- 2、明·高儒撰，《百川書志》卷之三「蒙求」類：《明心寶鑑》二卷，失傳作者，上卷綱領十篇，三百七十三條；下卷十篇，四百一條。（計774條）<sup>8</sup>《百川書志》寫於明·嘉靖十九年（A.D.1540）。
- 3、明·晁瑛（A.D.？~1575）撰，《寶文堂書目》中卷「類書」下錄有《明心寶鑑》之書目。<sup>9</sup>據晁氏卒年（A.D.1575）推得，《寶文堂書目》撰寫應在嘉靖、萬曆

---

曾提到，俄國·喀山大學東方系的西維洛夫教授，曾於任東方系漢語教研室主任任內（道光十年前後），翻譯了《明心寶鑑》一書。詳見鑑閻國棟《喀山大學與十九世紀俄國漢學》一文所述，漢學研究通訊 20:1（總 77 期），2001 年 2 月，頁 53。

<sup>6</sup> 見日·申正午（SHIN Chung-oh），〈『明心寶鑑』の編者について—秋適説の疑問—〉，《東方學》第七十輯，日本·東方學會，1985 年 7 月，頁 62-64。

<sup>7</sup> 見明·楊士奇等編，《文淵閣書目》卷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75，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156。

<sup>8</sup> 見明·高儒撰，《百川書志》卷之三「蒙求」類：「《明心寶鑑》二卷，失傳作者，上卷綱領十篇，三百七十三條；下卷十篇，四百一條。」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目錄類 919 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頁 345。

<sup>9</sup> 見明·晁瑛，《寶文堂書目》，《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 277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6 年 8 月，頁 123。

年間。

- 4、明·孫承澤（A.D.1592年~1676年）撰，《春明夢餘錄》卷十二〈文淵閣〉「附記內府刊刻書目」：明心寶鑑二本一百十五葉。<sup>10</sup>【此條可視為1、《文淵閣書目》之輔助資料】
- 5、明·呂毖撰，《明宮史》卷五〈內板書數〉：《明心寶鑑》，計二本，二百十五頁。<sup>11</sup>（明末清初 A.D.1644）

另有兩條相關的文獻敘述：

- 1、明王直撰，《抑庵文後集》卷三十二墓銘〈黃主事妻楊氏合葬墓誌銘〉：「景泰五年五月，朝廷推恩任職之臣而褒寵其親，於是考功主事黃德溫，得封父信初為承德郎吏部考功清吏司主事，母楊氏封安人，錫以勅命。……嘗曰：觀書不必多，吾於《明心寶鑑》有取焉。果能是，亦足以脩身齊家矣，常舉以訓諸子。其學于里塾者，日課其勤惰皆有法，子孫遵教故多成其能，鄉人或為不善則勸諭使為善，有貧乏者則賙之，人人謂公有德於已。……公生於洪武辛酉（洪武14年，1381）缺月缺日，而以景泰甲戌（景泰五年，A.D.1454）正月十八日卒，年七十四。……」<sup>12</sup>
- 2、清·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卷三〈中庸〉第七條：「釋書之大忌，在那移聖賢言語，教庸俗人易討巴鼻。直將天德王道之微言，作村塾小兒所習《明心寶鑑》理會，其辱沒五經、四子書，不亦酷哉！」<sup>13</sup>

在上述七條資料中，在第一條《文淵閣書目》中就明確標示了「范立本」編纂《明心寶鑑》的紀錄，且在書目中還記有兩部相同編者的書籍。楊士奇（A.D.1365~1444），在明·建文帝時（A.D.1399年）由王叔英引薦入翰林院，充任編纂官，曾參與修纂《太祖實錄》。明·成祖永樂初年開文淵閣，楊士奇與解縉等七人同入內閣。從成祖至英宗年間，與楊溥、楊榮於文淵閣任事達四十年，史稱「三楊入閣」。「文淵閣」是明王朝最主要的宮廷藏書樓，分南京文淵閣和北京文淵閣二處。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興建宮殿，即在奉天門之東建文淵閣，貯藏從元朝中央政府接收來的圖書。洪武、永樂年間，又先

<sup>10</sup> 見明·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十二，王雲五主編《四庫珍本》五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6年，《春明夢餘錄》卷十二第11頁。

<sup>11</sup> 見明·呂毖，《明宮史》卷五，王雲五主持《四庫珍本》六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4年，《明宮史》卷五第12頁。

<sup>12</sup> 見明·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三十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42，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236-237。

<sup>13</sup> 見清·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卷三〈中庸〉第七條，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4月，頁128-129。

後二次下詔徵集民間遺書，大大充實了庫藏。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後，於永樂十九年（A.D.1421年）遣使將南京文淵閣藏書每本各取一部，裝櫃一百，連同新修成的《永樂大典》一起運至北京。初儲於宮中文樓，英宗正統六年（A.D.1441年），移貯新修成的文淵閣。據楊士奇自撰之《文淵閣書目題本》記載，《文淵閣書目》之編成就在英宗正統六年（A.D.1441年）。這是今日可見歷代書目中有關「范立本」編輯《明心寶鑑》最早之紀錄，較曾普遍流行於日本由王衡（A.D.1564~1604）校訂的本子<sup>14</sup>至少早出一百三十年以上，且早出日本寬永八年（A.D.1631）之和刻重刊本<sup>15</sup>一百九十年，亦較朝鮮·李朝高宗三年（A.D.1866）許性齋〈序〉、高宗六年（A.D.1869）申佐模〈跋〉的大丘仁興本《明心寶鑑》<sup>16</sup>早出四百二十五年以上。

1974年，韓國成均館大學教授李佑成，在韓國東海的舊家中發現了題為《新刊校正大字明心寶鑑》的漢籍古書，為A.D.1454年清州（韓國·忠清南道的清州市）刊行，此書後來被黃淳九編為《原本明心寶鑑》一書，由韓國·漢城·太學社於1986年出版，黃氏於該書前並作了〈《明心寶鑑》考〉一文，駁斥了秋適為該書作者的疑議，認為編者不可能為大丘仁興本《明心寶鑑》〈序〉、〈跋〉中所指稱的，由高麗朝臣秋適所編著。<sup>17</sup>清州本《明心寶鑑》原文前後存有〈序〉與〈跋〉，特別是其卷首〈序〉文有「洪武二十六

<sup>14</sup> 王衡（A.D.1564~1607），為明代宰相王錫爵之子，字辰玉，號緱山，太倉人。生於明·世宗嘉靖43（A.D.1564）年，卒於明·神宗萬曆35年（A.D.1607），其生平可見於《明史》卷二百十八·列傳第一百六〈王錫爵傳〉後之附傳。署名王衡校訂的《明心寶鑑》曾在日本地區廣為流行，在日本目前可見的「和刻本」藏書資料中，有極大數量的《明心寶鑑》，都來自於以太倉·王衡校訂為名的本子，且早在日·寬永三年（A.D.1626）時，就已有《明心寶鑑》和刻本存在的紀錄。

<sup>15</sup> 日本·京都大學貴重資料畫像庫中「近衛文庫」，藏有寬永八年（A.D.1631）和刊本《明心寶鑑正文》上、下卷，目錄後著有署名為「明·王衡校，書林弼廷陳氏刊本」之文字，卷末版尾著錄了「寬永辛未三月道伴刊行」的年代，該書現存於日本·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所藏「近衛文庫」（日本京都大學貴重資料畫像庫），署名為和刊·寬永8·覆書林弼廷陳氏刊本，書名為：ヨミ：メイシンホウカンセイブン，請求記号：01-84/メ/1 貴。

<sup>16</sup> A.D.1971年12月13日，慶尚北道達城郡城西面本里洞（舊名仁興洞，現今南韓大丘廣域市）仁興書院大樑裏發現了「仁興齋舍本」《明心寶鑑》的木刻版（一般稱大丘仁興本），這是朝鮮王朝末期的高宗六年（A.D.1868）時所製作，在此本存錄的幾篇〈序〉、〈跋〉之中，都提到該書編者為高麗忠烈王時期（A.D.1275~1308）的儒臣秋適（A.D.1246~1317）。文末附錄所示，秋適之二十代孫秋世文，於A.D.1869年將該書改訂後重新刊行，且於文後留下了〈跋〉文。完整的「仁興齋舍本」《明心寶鑑》之文獻，可見於《國譯增補明心寶鑑》，秋適著，（韓）金鍾國譯，韓國·成均館大學出版，檀紀4292（A.D.1959）。

<sup>17</sup> 有關秋適非《明心寶鑑》編者之看法，筆者據仁興齋舍本《明心寶鑑》、《秋溪家乘》中存留的歷代序、跋等文獻，再配合《高麗史》、《朝鮮史》與《明史》等相關資料研究之結果推斷，《明心寶鑑》一書為秋適編纂之說的關鍵，都來自於秋氏後裔秋世文戮力之規劃，由《秋溪家乘》再延伸至《明心寶鑑》，逐步作實了秋適編纂《明心寶鑑》之說法，且秋適亦非該書的原始編著者。相關論述，詳見筆者「《明心寶鑑》非秋適編著說考述」一文，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20期，頁33~71，2010年6月。

年 (A.D.1393)，歲在癸酉二月既望，武林後學范立本序」，卷末有〈跋〉文有「景泰五年甲戌 (A.D.1454) 十一月初吉奉直郎清州儒學校教授官庾得和謹跋」之文字，〈跋〉文中亦載有 A.D.1393 年以前存在的資料「此書但有唐本，監司閔相國思欲廣布」，這說明了在朝鮮「清州本」(A.D.1454) 之前還有「唐本」(中國刊本) 存在之事實，而至此時始有韓國刊本。此外，江澄格先生於 1999 年 7 月在《歷史月刊》第 138 期的〈捕風捉「影紙」——域外漢籍《明心寶鑑》譯本搜尋記〉一文中，提及了其由韓國建國大學中文系林東華博士所度藏的漢籍中，影印明·洪武 26 年 (A.D.1393 年) 范立本《明心寶鑑》回國的情況。<sup>18</sup>文中並介紹了江氏所見該書的概況及〈序〉、〈跋〉之內容，而該影本現存於台北·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子部類書類影印本中。在韓國陸續發現明·范立本所輯的《明心寶鑑》後，該書的成書年代便又向前移至明·洪武 26 年 (A.D.1393 年) 了。據筆者初步校箋之結果，由署名范立本所輯之清州本《明心寶鑑》，計 20 篇、769 條，而大丘「仁興齋舍本」僅有 19 篇、249 條，相較之下「仁興齋舍本」顯然是個略本。此外，與《清州本》屬於同一傳本系統的，尚有《黑口本》與《西譯本》等。<sup>19</sup>

《清州本》之〈序〉、〈跋〉及作者出版的年代，是目前《明心寶鑑》一書最古版本之直接資料。林東華度藏的的本子，雖保存了范立本之〈序〉，現存的各篇內容亦較後起的本子完整，然卻是個殘本。難得的是，與李佑成、林東華發現的《清州本》相同之全本，今日尚完整的保留於日本·筑波大學附屬圖書館中，題為《新刊校正大字明心寶鑑》，2 卷，收錄於筑波大學和漢貴重圖書之中，分類：880-119，資料 ID：10076701170，且已製作成 PDF 的影像檔可參閱。同為范立本所輯之《明心寶鑑》，韓國·李佑成、林東華及日本·筑波大學所藏之三個版本，其版面、刻工字體與刀法、頁碼、版面文字位置，幾乎是完全一樣，惟有些許的異文，如林東華本〈治家篇第十四〉「有錢常備無錢日，安樂須防患病時」，李佑成與筑波大學本作「有錢常備無錢日，安樂須防官病時」；林東華

<sup>18</sup> 見江澄格，〈捕風捉「影紙」——域外漢籍《明心寶鑑》譯本搜尋記〉，歷史月刊第 138 期，1999 年 7 月，頁 93~96。

<sup>19</sup> 《黑口本》全名為《新刊大字明心寶鑑》，明初刊黑口本，年代不詳，原本現藏於北京國家圖書館，台北·國家圖書館與傅斯年圖書館皆有其微卷影本。《西譯本》即為西班牙傳教士 Juan cobo 在 A.D.1590 於菲律賓翻譯之 “*Beng sim po cam*”，現藏於西班牙馬德里國立圖書館，編號 6040。cobo 所譯的《明心寶鑑》，是個中文與西班牙文雙語互譯的手抄本，在左側的是漢字原文，被 Cobo 翻譯成的西班牙文則書寫在右，此書在文前的序文中出現：「新刊圖相校訛音釋明心寶鑑上卷，武林後學范立本從道謹集。」兩行字，可推知其抄本的來源是范立本原刊的新刻本，且抄錄之刻本原應具備圖相、校訛與音釋的內容，但在對譯的過程中這些內容被省略掉了。在筆者箋校過程中，可見出《清州本》、《黑口本》、《西譯本》三者，在版本原文中出現相同而與他本皆異之處計有 58 次，與《清州本》、《黑口本》間篇首條文數目出現雷同的現象，在《西譯本》中亦可見到，在諸多完全相同之內證中，除說明《清》、《黑》、《西》三版本間密切之承繼關係外，剛好也印證了《西譯本》抄本的來源是《清州本》原刊的新刻本的事實。《西譯本》與《清州本》、《黑口本》的年代相距不遠，因此推斷它可能是與原始的《清州本》與明初刊行之《黑口本》關係最密切的傳本。

本〈立教篇第十二〉「一日之計在於辰」，李佑成與筑波大學本作「一日之計在於寅」；林東華本〈省心篇第十一〉「飽暖思淫慾，饑寒啟道心」，李佑成與筑波大學本作「飽暖思淫慾，饑寒起盜心」等，可見得三者的原始版本當同為一個來源且時代極為切近，其中的異文亦極有可能是刊本重新整理或刊刻時所產生的些微出入。將三書參照，可見出江澄格影印的林東華藏本有四處內容缺佚，筆者試整理如下：

- 1、〈存信篇第十七〉全缺。除篇名「存信篇第十七凡七條」外，該篇七條全文皆缺：「○1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7 益智書云：君臣不信，國不安；父子不信，家不睦【音目】；兄弟不信，情不親；朋友不信，交易疎。」【對照於李佑成與筑波大學藏本，應佚失一頁之內容。計 7 條。】
- 2、〈言語篇第十八〉，除篇名「言語篇第十八凡二十五條」未見外，由第一條至第七條的文字亡佚，第八條缺「子曰」二字：「○1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7 景行錄云：稠人廣坐，一言之失，顏色之差，便有悔吝。○8 子曰」【對照於李佑成與筑波大學藏本，應佚失一頁之內容。計 7 條。】
- 3、〈交友篇第十九〉缺後四分之一部分篇幅文字，由第七條後半至第二十四條之文字亡佚：「○7 嵇康曰：凶險之人，敬而遠之。賢德之人，親而近之。彼以惡來，我以善應。……○24 路遙知馬力，事久見人心。」
- 4、〈婦行篇第二十〉全缺。

【〈交友篇第十九〉後四分之一至〈婦行篇第二十〉缺損部份，對照於李佑成與筑波大學藏本，應佚失五頁之內容。〈交友篇第十九〉 18 條，〈婦行篇第二十〉 20 條。計 38 條。】

就江澄格影印的林東華藏本考察，總計亡佚七頁，兩個完整篇章（〈存信篇第十七〉、〈婦行篇第二十〉），兩個部分篇章，52 條文字內容，除此之外三個版本之內容幾乎相同，為了方便討論本文將林東華、李佑成發現的本子與筑波大學保存的《明心寶鑑》視為同一系列之版本，統稱為《清州本》。

### 三、清州本《明心寶鑑》刊刻年代

清州本《明心寶鑑》是目前所見年代最早、內容最完整的全本，無論是林東華、李佑成發現的本子，或者是筑波大學保存的本子，都完整的保留了〈序〉、〈跋〉，成為探討其刊刻年代與編纂背景的極佳資料。清州本《明心寶鑑》卷首〈序〉文有「洪武二十六年（A.D.1393），歲在癸酉二月既望，武林後學范立本序」之字樣，標示出《明心寶鑑》

原始刊刻的年代與編纂者的姓氏。卷末的〈跋〉文，還保留了朝鮮李朝諸位官職的署名，特別是在署名之中還留下了此書傳入朝鮮年代的線索。除了作跋者為「奉直郎清州儒學校教授官庾得和」之外，尚有「牧判官直奉郎具人文」、「通政大夫清州牧使兼勸農兵馬團練使皇甫恭」、「都事奉直郎金孝給」、「嘉善大夫忠清道都觀察點陟使兼倉安集轉輸勸農管學事提調刑獄兵馬公事閔騫」等。於今韓國史料查證，可將跋文中諸位署名的生平簡略歸納如下：

A、具人文：

- 1、具人文：(綾城具氏)字章叔，號睡翁，諡號忠莊，官職校理。A.D.1441年(朝鮮世宗23年)式文科(文科及第)，官集賢殿校理。<sup>20</sup>
- 2、具人文出生於明成祖永樂七年(A.D.1409)；卒於明英宗天順六年(A.D.1462)。<sup>21</sup>

B、庾得和：(茂松庾氏)父庾營，祖父庾崇，曾祖父庾益堅，A.D.1441年(朝鮮世宗23年)式文科(文科及第)，官訓練院/主簿。

C、皇甫恭：(永川皇甫氏)父皇甫規，A.D.1423年(朝鮮世宗5年)式(同進士第七)，官司諫(司諫院左司諫)。

D、金孝給：(尚州金氏)A.D.1441年(朝鮮世宗23年)丁科18，官禮曹/參議。

值得注意的是，除皇甫恭為A.D.1423年(朝鮮世宗5年)應試授官之外，其餘庾得和、具人文、金孝給三人，皆同為A.D.1441年(朝鮮世宗23年)及第，同年及第其關係自然密切，加上授官、任官年代切近，使得諸人有機會同為一具影響性之書的〈跋〉文署名，亦符合情理。而A.D.1441這一年又剛好是英宗正統六年《文淵閣書目》編成之年代，且《文淵閣書目》中已著錄了內府收藏《明心寶鑑》一書的紀錄，由時代與地緣之關聯來看，這說明了至少在A.D.1441年之後，《明心寶鑑》可能已藉著某個管道由中國北傳至朝鮮，且深受年輕學者之喜愛。此外，在林東華、李佑成發現的本子與筑波大學保存的本子中，都同時保留了庾得和的〈跋〉文，文中明確的指出「景泰五年甲戌(A.D.1454)十一月」的寫作時間，這也顯示了清州本《明心寶鑑》在朝鮮的刊刻年代。但相較於〈跋〉文後署名的朝鮮·李朝官員而言，「景泰五年甲戌(A.D.1454)」這樣的斷代到底是否正確呢？吾人尚可再證諸於朝鮮史料加以印證。

由於今日所存原始的《朝鮮史》皆以「實錄」的體式紀錄，不同於一般史籍有「列傳」可尋，故筆者僅藉韓國·奎章閣所藏貴重圖書中最切近於作品年代的李朝各代實錄

<sup>20</sup> 見《韓國人族譜》中「具氏」(綾城具氏)，韓國人族譜編纂委員會，韓國：日新閣圖書，1982年11月，頁128。

<sup>21</sup> 具人文之生年見《韓國人族譜》文後所附《譜學》之「年表」頁277，卒年見《譜學》之「年表」頁285。韓國人族譜編纂委員會，韓國：日新閣圖書，1982年11月。

為據，<sup>22</sup>整理出與〈跋〉文後署名的李朝官員相關之資料，其內容見【附錄：清州本《明心寶鑑》文末署名朝鮮李朝官員史料整理】。由【附錄：清州本《明心寶鑑》文末署名朝鮮李朝官員史料整理表（一）「閔騫生平」】的資料顯示：在閔騫生平史料中，切近於「嘉善大夫忠清道都觀察點陟使兼倉安集轉輸勸農管學事提調刑獄兵馬公事」稱謂的，為端宗元年（A.D.1453）10月到端宗二年（A.D.1454）8月的「忠清道觀察使」之職。在【附錄：清州本《明心寶鑑》文末署名朝鮮李朝官員史料整理表（二）「皇甫恭生平」】中，切近「通政大夫清州牧使兼勸農兵馬團練使」稱謂的，為世祖元年（A.D.1455）12月的「牧使」與其後接續到世祖二年（A.D.1456）4月的「清州牧使」之職。而依【附錄：清州本《明心寶鑑》文末署名朝鮮李朝官員史料整理表（三）「金孝給生平」】所示，金孝給所任之職務僅有「都事」、「判官」與「漢城少尹」三項，未見切近於「都事奉直郎」的稱謂。如果說庾得和〈跋〉文中所示的「景泰五年甲戌（A.D.1454）十一月」為清州本《明心寶鑑》刊刻時間的話，參照於閔騫、皇甫恭、金孝給三個人的生平史料交叉比對之結果，最有可能的時間應為端宗二年（A.D.1454）。雖然史料的內容僅有閔騫的「忠清道觀察使」能符合〈跋〉文的稱謂，但以皇甫恭在世祖元年（A.D.1455）12月記載的「牧使」之職推斷，在此之前至端宗二年（景泰五年）十一月的期間，極有可能皇甫恭就已實際就任該項職務了，這也間接的證明了清州本《明心寶鑑》的刊刻時間，應確為景泰五年（A.D.1454）。再回證於前述，A.D.1441年《文淵閣書目》中已著錄了內府收藏《明心寶鑑》一書，除皇甫恭為A.D.1423年（朝鮮世宗5年）應試授官之外，其餘庾得和、具人文、金孝給三人，皆同為A.D.1441年（朝鮮世宗23年）及第，四人最具交集的時刻亦由這一年開始，而據清州本《明心寶鑑》卷末〈跋〉文與李朝署名之官員考證，此書應確為景泰五年（A.D.1454）所刊刻的，且傳入朝鮮的時間定在A.D.1441至A.D.1454年之間。

另在筑波大學《清州本》末頁還留下毛筆手書之「辛卯孟秋閔公騫所贈」文字，其中「閔公騫」就推斷當為「嘉善大夫忠清道都觀察點陟使兼倉安集轉輸勸農管學事提調刑獄兵馬公事閔騫」，「辛卯」就紀年來換算可能為明·永樂九年（A.D.1411）或成化七年（A.D.1471）。若參照【附錄：清州本《明心寶鑑》文末署名朝鮮李朝官員史料整理表（一）「閔騫生平」】的史料推斷，閔騫於李朝世祖六年（A.D.1460）5月庚子日辭世，永樂九年（A.D.1411）年紀尚輕的閔騫既不符合「嘉善大夫忠清道都觀察點陟使兼倉安集轉輸勸農管學事提調刑獄兵馬公事」的稱謂，更不可能與明成祖永樂七年（A.D.1409）出生僅兩歲之具人文同時具名刻書，而成化七年（A.D.1471）閔騫又已辭世11年亦不可能親手贈書。如此看來「辛卯孟秋閔公騫所贈」之文字，就可能是後人或藏書者所加而非刊刻當時之作，與清州本《明心寶鑑》在刊刻時間上應無直接之關聯。

<sup>22</sup> 有關朝鮮·李朝官員相關史料部分，請參考本文末參考文獻中之「朝鮮實錄」與【附錄：清州本《明心寶鑑》文末署名朝鮮李朝官員史料整理】之內容。



閔不貪，祖父閔開，與閔伸（閔不害之子）為堂兄弟。閔不貪又與太宗李芳遠（A.D.1400~1418）之妻元敬王后，為堂兄妹，因此閔伸、閔騫與元敬王后皆為姑姪關係。其堂兄閔伸在文宗時任兵曹判書，並曾與明朝派至朝鮮的使者倪謙有所接觸，時間正是景泰元年（A.D.1450）的閏正月，據倪謙所撰《朝鮮紀事》所記載：

甲寅，王遣兵曹判書閔伸、左副承旨李季甸來問安，小宴，繼遣中官送庖羞。自此，每日飯後，申叔舟具書籍於案，講校音韻疑義。午後，漢城府尹高得宗來設宴。<sup>24</sup>

倪謙，《明史》無傳，字克讓，別號靜存。其先祖乃浙江錢塘人。明洪武初，遷至當時的京師應天上元（今南京市）。他自幼聰明穎敏，早在應天府作庠生時，受到當時的提學憲臣監察御史彭勛的嘉賞，將其作為勉勵諸生的典範。其時，「就試京師者，爭求識其面」。<sup>25</sup>文名由此大著。正統己未（A.D.1439），進士及第，第一甲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己巳（A.D.1449），升任翰林侍講，出使朝鮮。倪謙以少年才俊躋身翰林，又以清華之選出使朝鮮，憑著他的詞彩專對而贏得了朝鮮國人的欽服。在出使朝鮮期間與朝鮮重要名臣鄭麟趾、申叔舟、成三問等人交流密切，並不時以詩文唱和，朝鮮方面還特將唱和文章編入《皇華集》中。閔騫之堂兄閔伸當時就以兵曹判書之職，接待並宴請倪謙，文獻中雖未見詩文唱和之記載，但可見出在閔騫之前閔氏家族就曾有直接接觸明朝使節並蒙受大明文化薰染之事實。

不僅如此，據朝鮮的史料顯示，閔騫個人亦曾與明代使臣有其密切接觸。李朝世宗於明·景泰三年（A.D.1452）五月十四日薨逝，明·代宗遣特使金宥、金興赴朝鮮悼祭並詔封端宗為朝鮮國王，金宥、金興在該年八月入朝鮮，至十二月返國，歷時四個月，這段經歷在中國與朝鮮的實錄中皆有紀錄，筆者將其整理如下：

訃告使通事金自安來啟曰：尚膳監左監丞金宥、右監丞金興等，賚奉誥命冕服、賜祭、賜賻、賜謚而來。……<sup>26</sup>

大明使太監金宥、金興到義州，遼東都指揮使耿和領軍護送亦至義州。<sup>27</sup>

<sup>24</sup> 見倪謙《朝鮮紀事》，收錄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雜史類》第46冊，頁86，山東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

<sup>25</sup> 見陳鏞，〈南京禮部尚書諡文僖倪公謙傳〉《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傳記類》第101冊《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山東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卷36。

<sup>26</sup> 見《魯山君日記》卷第二，頁二十九右，端宗即位·八月「乙酉」條。

<sup>27</sup> 見《魯山君日記》卷第三，頁十二右，端宗即位·九月「丙辰」條。

丙子，魯山以白袍烏犀帶素儀仗如慕華館入幄次，大明使金宥金興等至沙峴，……其詔曰：朕恭膺天命，主宰萬邦，封建諸侯，遠邇惟一，此國家之大典，祖宗之成憲也。……今遣內官金宥、金興賚勅封為朝鮮國王，繼主國事，凡爾國中大小臣民，夙夜惟寅，盡心匡輔，務循禮分罔或僭踰長堅忠順之心，永享大平之福。其勅曰：得奏爾父王[諱]，以今年五月十四日薨逝，朕深悼念茲，遣內侍金宥、金興賚文往爾國中諭祭，并詔示爾國人封爾[諱]為朝鮮國王，繼爾父主國事，爾宜恪守臣節，益堅事大之誠，永固藩邦，庶遂承先之志，欽哉。……<sup>28</sup>

朝鮮國王李弘暉奏：臣久嬰重疾，難理國有。叔父柔今權署國事，措置得宜，伏望早正名號，以愜人心。奏下禮部議之，尚書胡濬等合允其請，帝從之，遣內臣冊封瑀為朝鮮國王，妻尹氏為朝鮮國王妃。賜誥命、冕服等物。降勅諭之曰：近得王弘暉奏，稱其質本孱弱，國用艱虞，惟爾瑀賢良宜遜，乃位俾詢于國，謂皆屬心。茲特從其所遜，遣內官尹鳳、金興賚勅封爾瑀為朝鮮國王，代主國事。爾宜恪守臣節，益堅事大之誠，永固藩邦，毋忝嗣王之讓。其令弘暉，仍以爵閒住爾須常加優待毋忽，仍詔諭其國人。<sup>29</sup>

甲午，魯山率百官如慕華館餞金宥等，宴罷將別，宥等請魯山面南，皆北向再拜而泣。魯山送于大門，內遣領議政皇甫仁、禮曹判書李承孫往碧蹄餞之。<sup>30</sup>

據朝鮮實錄顯示，金宥、金興赴朝鮮期間曾密切的與朝鮮朝臣接觸，在《魯山君日記》中可見的紀錄甚至多過於前次倪謙出使，與朝臣接觸的次數與層面也大過於倪謙，不但端宗本身曾親自到使館設宴問安，甚至率百官設宴餞別並親送於門，<sup>31</sup>所受到的尊重與禮遇遠高過其他使臣。據朝鮮實錄記載，在此期間閔騫直接奉命接待的次數就高達三次，計有：

<sup>28</sup> 見《魯山君日記》卷第三，頁十八左至十九右，端宗即位·閏九月「丙子」條。

<sup>29</sup> 見《明英宗實錄》卷二六三，景泰7年2月「癸卯」條。黃彰健校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頁5607~5608。

<sup>30</sup> 見《魯山君日記》卷第四，頁二十右，端宗元年·十二月「甲午」條。

<sup>31</sup> 《魯山君日記》卷第四，頁五右，端宗即位·十月「丁酉」條載：「丁酉魯山如太平館慰宴金宥等。」，可見出金宥、金興受端宗極度之禮遇。另《魯山君日記》卷第四，頁二十右，端宗元年·12月「甲午」條載：「甲午，魯山率百官如慕華館餞金宥等，宴罷將別，宥等請魯山面南，皆北向再拜而泣。魯山送于大門，內遣領議政皇甫仁、禮曹判書李承孫往碧蹄餞之。」可見出端宗率百官設宴餞行並親於門之景象。

閔騫奉命接待金宥、金興次數表						
	李朝年、月、日	明代	西元	文獻內容	官職	備註
1	端宗即位、閏 9 月、丁丑	代宗景泰三年 (壬申)	1452	丁丑，皇甫仁、閔騫，往大平館問安于明使。自後日遣承旨及宰相問安。		魯山君日記卷第三，頁二十一右 (P42)
2	端宗即位、10 月、辛丑	代宗景泰三年 (壬申)	1452	辛丑，金宥往積城，金興出，餞于東小門外，遣閔騫、禮曹判書李承孫往餞之。……		魯山君日記卷第四，頁五左 (P13)
3	端宗即位、11 月、庚申	代宗景泰三年 (壬申)	1452	庚申，遣姜孟卿、李邊請金宥等詣闕。金興獻馬一匹，遂設宴，宴罷還館，遣閔騫及邊問慰。		魯山君日記卷第四，頁十右 (P22)

雖然《魯山君日記》中未曾明言閔騫當時的官職，但由「自後日遣承旨及宰相問安」一段文字可見出，其時應任承旨之職。問安、慰問、設宴餞行，當然不會僅有吃飯寒暄而已，此中必有交遊互動之舉，文化的交流就在言談之中進行。再加上金宥、金興還有其原籍朝鮮之特殊身份，這一點更加深了《明心寶鑑》傳入朝鮮的可能性。以下就試由《魯山君日記》之內容，整理出金宥、金興二人在出使中有關家世之資料：

《魯山君日記》記載金宥、金興家世資料表						
	李朝年、月、日	明代	西元	文獻內容	備註	
1	端宗即位、八月、乙酉	明，代宗景泰三年	1452	……諭忠清道觀察使趙遂良曰：道內清州入朝內史金安命，改名金興，今奉使來，其父母存歿及同產族親名數開具以聞，若其父母死，則訪墳墓在處看審以啟。其同產內如無穎悟者，姪子金淡給驛上送，速令修葺家舍，若無則擇族親之家修治。又諭京畿觀察使洪深曰：都內積城入朝內史金宥，今奉使來，其同產族親名數及母家與父墳看	魯山君日記卷第二，頁二十九右 (P58)	

				審啟聞，擇族親中穎悟者給驛上送，且修葺家舍，給其母米豆并十五石、醬一瓮。	
2	端宗即位、十月、乙未	明，代宗景泰三年	1452	金宥往養父卒判內事府金龍奇家，遣宦官嚴自治賚宣蘊往慰之。金興亦往觀受賜家，遣宦官金忠往慰之。	魯山君日記卷第四，頁四左 (P11)
3	端宗即位、十月、丁未	明，代宗景泰三年	1452	金宥回自積城，遣右承旨朴仲孫、李季隣迎于洪濟院，遣姜孟卿問安。宥曰：往觀老母及族親，皆言殿下曲加存恤，殿下恩德何以報乎？又曰：吾欲復往觀母，然往來之際勞費不貲，請速修京家迎置老母，從便往見是行也。金宥坐其母於交倚，行四拜後館伴李孟珍、京畿觀察使洪深亦再拜。	魯山君日記卷第四，頁六左 (P16)
4	端宗即位、十二月、壬辰	明，代宗景泰三年	1452	壬辰，金宥辭于其母，金興亦往其家，並遣宦官賚宣醢魚肉慰之。	魯山君日記卷第四，頁二十右 (P42)

由上述史料中可見出：金興，原名金安命，朝鮮·清州人，養父判內事府金龍奇，族中尚存姪子金淡，出使期間曾往祭養父。金宥，朝鮮·積城人，母尚存且居於積城，出使期間曾往積城觀其母並獲端宗贈婢照料。二人原籍皆為朝鮮人氏，幼時由朝鮮選送明朝成為宦官，其生平就同時深受中國與朝鮮兩種文化薰染。

再回到與明使接觸的議題上，不同於閔伸的是，閔騫所接觸的使臣其身份為宦官，且為本籍為朝鮮之人士，宦官所受的學術涵養當然比不上任翰林院編修的倪謙，因此在史料中未見有詩文唱和的紀錄，但這樣的背景反倒是為《明心寶鑑》一書傳入朝鮮，提供了可行之管道。筆者曾在「試析《明心寶鑑》一書的定位」一文中，對《明心寶鑑》作出了以下之定義：這是一部以類書體例編纂且具有勸善教化功能的童蒙典籍，<sup>32</sup>這樣性質的典籍這好符合一個原為朝鮮籍的中國宦官，認識中國文化與道德涵養的入門教材。由高母羨將其譯為西班牙文與明人黃德溫、清人王夫之對該書的論述中，都可看出該書對啟蒙與德行修養上的重要性。<sup>33</sup>而金宥、金興所處之時代亦正好是《明心寶鑑》

<sup>32</sup> 詳見筆者(2008, 6),〈試析《明心寶鑑》一書的定位〉,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十六期, P53~87。

<sup>33</sup> 明·王直撰的《抑庵文後集》卷三十二〈黃主事妻楊氏合葬墓誌銘〉中也提到「嘗曰：觀書不

刊刻流行的時代，甚至在中央府庫《文淵閣書目》中都可同時見到兩部《明心寶鑑》典藏的紀錄，其次於明·呂毖撰《明宮史》卷五〈內板書數〉中亦曾記載：「《明心寶鑑》，計二本，二百十五頁。」<sup>34</sup>呂毖為明末清初人，在其紀錄內府刻本的〈內板書數〉中尚可見到《明心寶鑑》存在之事實。可見得《明心寶鑑》自明朝初年編成後，就一直被保存於朝廷的文淵閣書庫中，且於明·神宗萬曆十三年（A.D.1585）十月時還下詔「爰命儒臣」重新輯錄，並親自為《御製重輯明心寶鑑》作了〈序〉與〈跋〉，其重視程度絕非一般蒙書可比擬。又由《明心寶鑑》被徵引在明·成祖朱棣的正妻徐皇后所編的《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中有 234 條的情況來看，這部書在當時應是普遍流行於府內與後宮的。據明·劉若愚《酬中志》卷十六「宮內教書」下載：「選二十四衙門多讀書、善楷書、有德行、無勢力者任之。……所教宮女讀《百家姓》、《千字文》、《孝經》、《女訓》、《女誠》、《內則》、《詩》、《大學》、《中庸》、《論語》等書，學規最嚴。」<sup>35</sup>另據明·劉若愚《酬中志》卷十六「內書堂讀書」所記載：「（內書堂）自宣德年間創建，始命大學士陳山教授之，後以詞臣任之。凡奉旨收入官人，選年十歲上下者二三百人，撥內書堂讀書。……至書堂之日，每給內令一冊，《百家姓》、《千字文》、《孝經》、《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千家詩》、《神童詩》之類，次第給之。」<sup>36</sup>這些書都是皇帝下詔由司禮監所刻印，具有倫理綱常與道德規範的內容，其中特別是《女訓》、《女誠》、《內則》等就屬於鑒戒之性質，這既是對太監、宮女們進行的倫理綱常的灌輸，也是文化啓蒙教育，是朝廷有意識的通過刻書、印書來致力於後宮與內宦的文化啓蒙，而據前述呂毖《明宮史》卷五〈內板書數〉所載，《明心寶鑑》恰巧就是列於此種目的的內府刊刻書籍之林，<sup>37</sup>為皇帝欽下詔旨「令所司刻而廣之」。<sup>38</sup>原本流傳於民間單純的道德訓蒙之書，在收入內府藏書之後能被冠上「御制」之名，且由內府重輯刊刻發行，可見此書已明顯的影響了後宮與內宦的文化學習活動。金宥、金興身為宦官，自然須受後宮官人嚴格之教

必多，吾於《明心寶鑑》有取焉。果能是，亦足以脩身齊家矣，常舉以訓諸子。其學于里塾者，日課其勤惰皆有法，子孫遵教故多成其能，鄉人或為不善則勸諭使為善，有貧乏者則賙之，人人謂公有德於已。」見明·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三十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42，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236-237。王夫之曾云：「直將天德王道之微言，作村塾小兒所習《明心寶鑒》理會。」見清·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卷三〈中庸〉第七條，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 4 月，頁 128-129。

<sup>34</sup> 見明·呂毖，《明宮史》卷五，王雲五主持《四庫珍本》六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4 年，《明宮史》卷五第 12 頁。

<sup>35</sup> 明·劉若愚《酬中志》卷十六「宮內教書」，收錄於《明代筆記小說大觀》第四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 4 月，頁 3022。

<sup>36</sup> 明·劉若愚《酬中志》卷十六「內書堂讀書」條，收錄於《明代筆記小說大觀》第四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 4 月，頁 2989。

<sup>37</sup> 見明·呂毖，《明宮史》卷五，王雲五主持《四庫珍本》六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4 年，《明宮史》卷五第 12 頁。

<sup>38</sup> 見萬曆十三年重刊《御製重輯明心寶鑑序》。

育，而列於內府刊刻〈內板書數〉之林的《明心寶鑑》，理應在其受教之列。在這樣的條件下，閔騫藉由明使宦臣金宥、金興之管道，將此書傳入朝鮮的可能性就極高了，這也是在目前所能查考的史料中，無論年代、人物、背景，最可能切近於《明心寶鑑》傳入朝鮮的看法。

李朝·太宗李芳遠時代與明朝關係密切交流頻繁，閔騫又因「元敬王后」之族裔進用，歷任承旨、觀察使、功曹參判、大司憲、同知中樞院事等要職，一直環繞在政治核心之中，甚至在閔無咎、閔無疾遭流放的風暴中依然能存身中樞，可見其與皇室之密切關係。不但其堂兄閔伸，在景泰元年（A.D.1450）時曾與明使倪謙有直接接觸，且閔騫自己都曾密切的接待李朝端宗時由明朝來往的金宥、金興兩位使節。閔騫有了這樣的背景：內在條件與皇室宗族關係密切，政治影響力直接切近中樞核心；外在條件處於明朝與朝鮮關係密切交流頻繁的時代，同輩族裔又有與明朝使節直接接觸的事實。再加上清州本《明心寶鑑》末庾得和〈跋〉文所示之刊刻年代為「景泰五年甲戌（A.D.1454）」，而這個時間又距歷代書目中首見《明心寶鑑》的《文淵閣書目》編成之時間（明·英宗正統六年 A.D.1441）相當接近，且《文淵閣書目》所錄之典籍乃為國家府庫中正式典藏之作品，當時就收錄了兩部同具名為范立本作的《明心寶鑑》。<sup>39</sup>據明·孫承澤（A.D.1592~1676 年）撰，《春明夢餘錄》卷十二〈文淵閣〉「附記內府刊刻書目」：「《明心寶鑑》二本一百十五葉。」<sup>40</sup>考之日本筑波大學收錄的清州本《明心寶鑑》的板心編碼，可明顯見出有序文 2 頁、卷上 30 頁、卷下 31 頁，另有未見編碼之序文 2 頁、跋文 1 頁，就可見編碼處計算，此書計有 63 頁。若《文淵閣書目》收錄的兩部《明心寶鑑》計為 125 頁的話，其一部的平均頁數就與《清州本》十分切近。明·代宗遣特使金宥、金興赴朝鮮悼祭，並詔封端宗為朝鮮國王的年代為明·景泰三年（A.D.1452）。依本文前述，據清州本《明心寶鑑》卷末〈跋〉文與李朝署名之官員考證，此書應確為景泰五年（A.D.1454）所刊刻的，且傳入朝鮮的時間定在 A.D.1441 至 A.D.1454 年之間，而金宥、金興出使的年代又剛好符合此一斷代。在版本刊刻年代與內、外在條件符合，諸多條件具備之下，《明心寶鑑》極有可能藉明使金宥、金興出使朝鮮的管道，將書傳至朝鮮，最後由當時影響性最大的閔騫署名刊刻流傳。筆者以史料及名列刊刻之人物所提出《明心寶鑑》一書傳入朝鮮的推斷，應較之於高麗朝秋適編著之說更為可信。

韓國學者申正午在〈『明心寶鑑』の編者について—秋適說の疑問—〉一文中，曾提到了韓國著名僧人西山休靜在著作《三家龜鑑》中引用《明心寶鑑》的情況，其中《儒家龜鑑》引用《明心寶鑑》14 處，有 11 處文句完全相同；《道家龜鑑》引用《明心寶鑑》

<sup>39</sup> 見明·楊士奇等編，《文淵閣書目》卷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75，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156。

<sup>40</sup> 見明·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十二，王雲五主編《四庫珍本》五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6 年，《春明夢餘錄》卷十二第 11 頁。

1 處，且文句完全相同；《禪家龜鑑》引用《明心寶鑑》1 處。<sup>41</sup>西山休靜為 A.D.1520~1604 年人，重視坐禪見性，認為教是禪的一個過程，應該將禪與教統合在一起，且認為儒、佛、道從根本上來講是一致的，由此而開創了三教統合論，《三家龜鑑》就是其三教統合說的代表著作，而這部書成書之年代又剛好與《明心寶鑑》傳入朝鮮的時代切近。由《三家龜鑑》引用《明心寶鑑》的現象可看出，自洪武二十六年（A.D.1393）至景泰五年（A.D.1454）的五十年間，《明心寶鑑》即以迅速的傳播能力，流傳至朝鮮，較之寬永八年（A.D.1631）傳入日本之和刻重刊本還早了一百七十七年。《三家龜鑑》中引用《明心寶鑑》的條文絕非單獨的偶發狀況，尤其中文句完全一致的情況來看，正好符合了《明心寶鑑》傳入朝鮮普遍被學者閱讀與引用之現象，此較之於日本江戶時代元祿元年（A.D.1688 年）的《禪林句集·集中訓解書》中引用《明心寶鑑》的情況還早上一百年左右。這樣的資料顯示，《明心寶鑑》在 A.D.1454 年之後已普遍流傳於朝鮮，甚至經海路流傳於日本，並影響兩國的學術思想。

## 五、結論

當然《明心寶鑑》一書不僅流行於國外，在上述的明·高儒《百川書志》中明確記載該書「上卷綱領十篇，三百七十三條；下卷十篇，四百一條」，合計為 774 條，這與清州本《明心寶鑑》20 篇 769 條的內容極為接近，而與王衡校訂的《和刻本》及《大丘仁興本》為不同之系統，可見得在高儒《百川書志》成書的明·嘉靖十九年（A.D.1540）之時，范立本所纂輯的《明心寶鑑》在中國依然普遍的傳行著，甚至由明·孫承澤（A.D.1592~1676 年）撰的《春明夢餘錄》卷十二〈文淵閣〉「附記內府刊刻書目」中所見「明心寶鑑二本一百十五葉」之資訊，都可推出這一系統在明末清初時都仍可能廣為刊行。

雖然清州本《明心寶鑑》明白的標示其刊刻年代為「洪武二十六年」（A.D.1393），但考諸《明心寶鑑》原書，無論是《清州本》、《黑口本》、《音釋本》或《西譯本》，<sup>42</sup>於〈省心篇第十一〉的第一條起首處都有冠以《資世通訓》一書為題所徵引的「陰法遲而不漏，陽憲速而有逃」條文，經查此條原出於《資世通訓·民用前章》的文末。《資世通

<sup>41</sup> 見日·申正午(SHIN Chung-oh)，〈『明心寶鑑』の編者について—秋適説の疑問—〉，《東方學》第七十輯，日本：東方學會，1985 年 7 月，頁 62-64。

<sup>42</sup> 《新刊大字明心寶鑑二卷》，明初刊黑口本，台灣·傅斯年圖書館藏微卷，年代不詳，在筆者的研究中稱之為《黑口本》。《新鐫提頭音釋官板大字明心寶鑑》，武林·范立本（從道）所纂輯，文末之牌記錄有「萬曆辛丑仲夏月，書林鄭繼華刊行」字樣，據考「萬曆辛丑」應為明·萬曆辛丑二十九年（A.D.1596），可見於台灣：台灣大學館藏哈佛微卷影本，在筆者的研究中稱之為《音釋本》。《Beng sim po cam》，為西班牙傳教士 Juan cobo 於 A.D.1595 年在菲律賓翻譯的《明心寶鑑》，同時存有漢字原文與西班牙譯文，現藏於西班牙：馬德里國立圖書館（編號 6040），在筆者的研究中稱之為《西譯本》。

訓》，為明太祖朱元璋於洪武八年（A.D.1375）正月編成，依據筆者詳細校箋的結果，在《明心寶鑑》直接徵引的書中，這應是成書年代下限前的最後一本。又據明·楊士奇等編《文淵閣書目》卷二〈荒字號第一厨書目〉下「子雜」類中提到「范立本明心寶鑑一部（一冊）」的情況來看，楊士奇於書目成書的 A.D.1441 年之前，就已看到了《明心寶鑑》流傳的本子，而且還是兩部存書，然楊士奇所見之版本於今日卻已不復可見，僅存最早的版本卻是同一系統下清州刊刻的《明心寶鑑》。《資世通訓》成書於洪武八年，參照於清州本《明心寶鑑》所標示刊刻的洪武二十六年（A.D.1393）來看，當可推出《明心寶鑑》成書的年代應於明·洪武八年至二十六年（A.D.1375~1393）間，在 A.D.1441 年已廣為流行，進而被收進「文淵閣」的國家藏書之列。

據本文所述，以史料及名列刊刻之人物推斷，由中國明人范立本所輯之《明心寶鑑》，至少在 A.D.1441 年之後可能已藉著某個管道由中國北傳至朝鮮，且深受年輕學者之喜愛。此外，在林東華、李佑成發現的本子與筑波大學保存的本子中，都同時保留了庾得和的〈跋〉文，文中除明確的指出「景泰五年甲戌（A.D.1454）十一月」的寫作時間外，還留下了幾位朝鮮重要官員的署名。又據清州本《明心寶鑑》卷末〈跋〉文與李朝署名之官員的生平考證，此書應確為景泰五年（A.D.1454）所刊刻的，且傳入朝鮮的時間定在 A.D.1441 至 A.D.1454 年之間。另藉署名官員中職等最高之閔騫的生平考察，在這段期間中閔騫曾與明朝的特使金宥、金興有密切之接觸。明·代宗遣特使金宥、金興出使朝鮮的年代為明·景泰三年（A.D.1452），而這個年代又剛好符合清州本《明心寶鑑》傳入朝鮮的 A.D.1441 至 A.D.1454 年之時間。因此，在版本刊刻年代與內、外在條件符合，諸多條件具備之下，清州本《明心寶鑑》極有可能就藉明使金宥、金興出使朝鮮的管道傳至朝鮮，在明·景泰五年甲戌（A.D.1454）時，由當時影響性最大的閔騫署名，於朝鮮清州刊刻流傳，這也是今日所見最早的全文刊本。

## 附錄：清州本《明心寶鑑》文末署名朝鮮李朝官員史料整理表

清州本《明心寶鑑》文末署名朝鮮李朝官員史料整理表（一）						
閔騫生平						
	李朝年、月、日	明代	西元	文獻內容	官職	備註
1	端宗即位、閏 9 月、丁卯	代宗景泰三年（壬申）	1452	世祖詣闕啟曰：李賢老奸詐無狀，通國所知。然於臣本無嫌隙，豈以一時小怒遽辱朝士乎？……世祖曰：賢老之事當議都承旨，不可出於公事。孟卿啟：召議政府而議之，閔騫、朴仲孫與焉，皆欲其無迹以安二大君之間。……		魯山君日記卷第三，頁十六右（P32）
2	端宗即位、閏 9 月、丁丑	代宗景泰三年（壬申）	1452	丁丑，皇甫仁、閔騫，往大平館問安于明使。自後日遣承旨及宰相問安。		魯山君日記卷第三，頁二十一右（P42）
3	端宗即位、10 月、辛丑	代宗景泰三年（壬申）	1452	辛丑，金宥往積城，金興出，餞于東小門外，遣閔騫、禮曹判書李承孫往餞之。……		魯山君日記卷第四，頁五左（P13）
4	端宗即位、11 月、庚申	代宗景泰三年（壬申）	1452	庚申，遣姜孟卿、李邊請金宥等詣闕。金興獻馬一匹，遂設宴，宴罷還館，遣閔騫及邊問慰。		魯山君日記卷第四，頁十右（P22）
5	端宗即位、12 月、己亥	代宗景泰三年（壬申）	1452	己亥，加鈴川尉尹師路崇德大夫，金宗瑞為左議政，……閔騫工曹參判，……皇甫恭司諫院左司諫，……	工曹參判	魯山君日記卷第四，頁二十一右（P44）【見諸史籍正式官名之始】
6	端宗元年、3 月、丙戌	代宗景泰四年（癸酉）	1453	丙戌，義禁府提調雲城尉朴從愚，判漢城府事趙惠，慶昌府尹趙遂良，工曹參判閔騫，遣郡事金孟，亦避嫌。傳曰：毋嫌。	工曹參判	魯山君日記卷第五，頁三十二左（P64）

7	端宗元年、9月、壬午	代宗景泰四年（癸酉）	1453	義禁府提調朴從愚、金世敏、 <b>閔騫</b> 等啟曰：閔審言子孫家財相爭事，曾下本府鞫之。審言以京家雜物並給曾孫閔亨之子，其文券乃審言起草而冲源手筆。……		魯山君日記卷第七，頁三十一右（P63）
8	端宗元年、10月、丙戌	代宗景泰四年（癸酉）	1453	丙戌，……領議政皇甫仁、左參贊許詡、右參贊李思哲、禮曹參判鄭陟、工曹參判 <b>閔騫</b> 等議：以為辛未年賀正使李邊之行，尹鳳傳奉聖旨，內無例進之語。今節日使李仁孫之行，亦無進獻之命，姑停之何如？……	工曹參判	魯山君日記卷第八，頁一左至頁二右（P3-4）
9	端宗元年、10月、甲午	代宗景泰四年（癸酉）	1453	以世祖為首陽大君領議政府事領經筵書雲觀事兼判吏兵曹事，鄭麟趾議政府左議政，……孔頴右正言， <b>閔騫</b> 忠清道觀察使，奇虔平安道觀察使，……	忠清道觀察使	魯山君日記卷第八，頁十二右至頁十二左（P24-25）
10	端宗元年、11月、丙辰	代宗景泰四年（癸酉）	1453	……又諭忠清道觀察使 <b>閔騫</b> 曰：放報恩縣囚金貴元、鄭成直、梁哲僧、亨墨信成。	忠清道觀察使	魯山君日記卷第九，頁四左（P9）
11	端宗元年、12月、丁未	代宗景泰四年（癸酉）	1453	丁未，大司憲權蹲等上疏曰：臣等前日請罷忠清都觀察使 <b>閔騫</b> 、都事金孝給等職，未蒙允俞。臣等竊惟為國之道當黜幽陟明以諧庶務，若或賢否混淆是非顛倒，則此乃國家理亂之機，生民休戚之源，不可不慎也。今內則政府統率百官，	忠清道觀察使	魯山君日記卷第九，頁三十六左（P73）

			<p>六曹分督庶務，憲府糾察不法，然紀綱或患於未肅，闕葺尚患於未汰，京輦之下猶且如此況。外方則朝廷綱紀之所未悉及，耳目之所未盡逮。以一道畀之監司，使專黜陟之權，其任不已重乎？古人有登車攬轡而貪頑解印者，繡衣持斧而州郡肅清者。蓋牧民之吏未必皆清修之士，陞黜之方寧失於嚴，不可失於寬。誠以寬於吏則害於民，所不得不爾也。今騫、孝給既承重選，專制一道。凡於事為，固宜小心奉公，以不負委任之意。況此殿最大事，尤當至嚴至正，一以至公，使名實不爽而顧乃容容。不別黑白，一道守令四十餘人，皆置最例以市私恩而欺殿下，忽朝廷略無畏忌，若騫等巧避嫌怨故為寬大，則是回邪不直也。本無鑑識昧於清濁之辨，則是昏迷庸妄也。昏迷庸妄者，固不可以重任。回邪不直者，其為罪尤重。孝給為人疲軟庸妄，固不足責。騫累經清要且為近侍，從仕已久，雖未可謂賢明，亦不甚庸妄。今之為此必有計較，伏望亟命罷黜二人，改正等第，以正紀綱。命議于大臣。</p>		
--	--	--	---	--	--

12	端宗二年、8月、甲申	代宗景泰五年(甲戌)	1454	以趙惠判中樞院事，姜孟卿議政府又參贊，…… <b>閔騫</b> 忠清道觀察使，……	忠清道觀察使	魯山君日記卷第十二，頁二右(P4)
13	端宗二年、10月、丁酉	代宗景泰五年(甲戌)	1454	丁酉，以宋玆壽知敦寧府事，禹孝剛刑曹參判， <b>閔騫</b> 仁壽府尹，……	仁壽府尹	魯山君日記卷第十二，頁十七左(P35)
14	世祖元年、閏六月、丁卯	代宗景泰六年(乙亥)	1455	以韓確為議政府左議政，李思哲右議政，李季隣左贊成，…… <b>閔騫</b> 德寧府尹，元孝然禮曹參議，……	德寧府尹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一，頁二十三左(P48)
15	世祖元年、閏六月、壬申	代宗景泰六年(乙亥)	1455	以黃守身為議政府右參贊，權孟孫藝文大提學，盧叔全提學，…… <b>閔騫</b> 京畿觀察使，元孝然慶尚道觀察使，……	京畿觀察使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一，頁二十五左至二十五右(P51-52)
16	世祖元年、九月、庚子	代宗景泰六年(乙亥)	1455	庚子，上與魯山觀獵于天寶山，次于抱川馬巖，京畿觀察使 <b>閔騫</b> 來問安，進酒蔬。……	京畿觀察使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二，頁二十八右(P56)
17	世祖元年、九月、壬寅	代宗景泰六年(乙亥)	1455	駕至抱川注之山觀獵，以所獲禽賜議政府、承政院，次于朝宗，前平觀察使 <b>閔騫</b> 來問安，進酒蔬。……	前平觀察使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二，頁二十八右(P56)
18	世祖元年、十月、癸卯	代宗景泰六年(乙亥)	1455	冬十月癸卯朔，駕至加平於里山觀獵，以所獲禽賜議政府、承政院，次于楊州加背洞，觀察使 <b>閔騫</b> 來問安，進酒蔬。賜宗親宰樞衛士酒有差。	觀察使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二，頁二十八右(P56)
19	世祖元年、十月、甲辰	代宗景泰六年(乙亥)	1455	甲辰，駕次楊州月介田，觀察使 <b>閔騫</b> 來問安，進酒蔬。賜宗親宰樞衛士酒有差。	觀察使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二，頁二十八右(P56)
20	世祖元年、十二月、戊辰	代宗景泰六年	1455	傳旨議政府曰：延昌尉安孟聃、星原尉李正寧、左贊成	都觀察使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二，頁

		(乙亥)		權躄、……都觀察使閔騫，正郎李文炯、成任、姜眉壽，左郎李繼孫，……		五十五左 (P111)
21	世祖二年、十月、乙卯	代宗景泰七年 (丙子)	1456	遣慶昌府尹閔騫奉表如大明謝恩，其表曰：天心仁愛，恩數有加。聖訓丁寧，感激無已。粉身難報，銘骨何忘。伏念猥以庸資，幸逢昭代。邈居東土，叨襲寵於分茅；顛望北辰，敢陳情於立嫡。豈意賤价之至，特承綸命之頒。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大度並包，睿澤覃及。遂今弱息，獲荷殊榮。臣謹當懷江漢之朝宗，惟勤夙夜；獻崗陵之壽考，仰答生成。方物表曰：天眷優隆，特頒寵命，壤奠菲薄，聊表卑忱。謹備黃細苧布二十匹，白細苧布二十匹，……。	慶昌府尹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五，頁十六右 (P32)
22	世祖二年、十二月、戊戌	代宗景泰七年 (丙子)	1456	戊戌，左議政李思哲又以病辭職，不允。以鄭顯祖為河城尉，右贊成申叔舟兼成均大司成，馬勝中樞院使，安崇直慶昌府尹，閔騫同知敦寧府事，具致寬兵曹參判，浪伊升巨中樞院副使，李崇之同知敦寧府事，金磧同副承旨，姜希顏僉知中樞院事，咸禹治判公州牧事。	同知敦寧府事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五，頁二十五右 (P50)
23	世祖三年、二月、癸亥	英宗天順元年 (丁丑)	1457	以李仁孫判中樞院事，朴元亨戶曹判書，閔騫同知敦寧府事，辛碩祖吏曹參判，元孝然同知中樞院事，盧叔全德寧府尹，洪元用漢城府尹。	同知敦寧府事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六，頁三十四右 (P70)

24	世祖三年、四月、戊戌	英宗天順元年(丁丑)	1457	戊戌，謝恩使閔騫來復命。	謝恩使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七，頁二十三右(P46)
25	世祖三年、十月、癸巳	英宗天順元年(丁丑)	1457	以吏曹參判金淳加嘉靖大夫，崔恒戶曹參判，……金澣、閔騫行僉知中樞院事。	行僉知中樞院事。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九，頁十六右(P34)
26	世祖四年、三月、丙午	英宗天順二年(戊寅)	1458	以崔恒為刑曹判書，朴元亨中樞院使，魚孝瞻戶曹參判，閔騫刑曹參判，曹孝門禮曹參判，……	刑曹參判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十二，頁四左(P11)
27	世祖四年、五月、丁酉	英宗天順二年(戊寅)	1458	以朴元亨為刑曹判書，崔恒工曹判書，沈澮中樞院副使，黃孝源刑曹參判，閔騫司憲府大司憲，李坡行執義，南軼、崔悌男掌令，黃允元、李元孝持平。	司憲府大司憲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十二，頁十七左(P37)
28	世祖四年、六月、甲申	英宗天順二年(戊寅)	1458	甲申，以金何知中樞院事，沈澮判漢城府事，黃孝源藝文提學兼忠清道都觀察使，……閔騫中樞院副使兼江原道都觀察使兵馬都節制使，韓昌僉知中樞院事，……。	中樞院副使兼江原道都觀察使兵馬都節制使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十三，頁五右至五左(P10-11)
29	世祖四年、七月、戊子	英宗天順二年(戊寅)	1458	江原道觀察使閔騫辭職曰：臣母年逾七旬，臣以獨子不忍遠離。傳曰：委卿一方，欲令其道，人民籍卿蘇息然。當改差。	江原道觀察使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十三，頁二十三右(P46)
30	世祖四年、七月、己亥	英宗天順二年(戊寅)	1458	以金世敏為中樞院使，安崇孝戶曹參判，……閔騫司憲府大司憲，李克堪吏曹參議，……。	司憲府大司憲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十三，頁二十六右(P52)
31	世祖四年、七月、癸丑	英宗天順二年	1458	大司憲閔騫等啟：臣等以為金汗家在窮谷中，若洪允成	大司憲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十

		(戊寅)		醉於花川君第，則自當宿路傍人家，何必就議婚之家而後宿哉？臣等所謂不可不劾者此也。傳曰：義禁府所鞫非卿等所知也。……		三，頁二十九左 (P59)
32	世祖四年、七月、甲寅	英宗天順二年 (戊寅)	1458	大司憲閔騫、執義具信忠、掌令金國光等上疏曰：臣等竊謂：孝者百行之首，萬化之源。人而無孝，則其餘不足觀也。茲者知中樞院事洪允成，以勳功大臣，不體聖上保全之至意，方在母喪纔過小祥，不忍情欲，直入前日議婚之家，經宿乃還，殊失人子之道。十目十手，安可掩也。……	大司憲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十三，頁三十右 (P60)
33	世祖四年、八月、辛未	英宗天順二年 (戊寅)	1458	辛未，上御康寧殿，設中宮飲福宴，宗親及議政府六曹判書以上、靖難佐翼親功臣及判中樞院事李仁孫、大司憲閔騫等人，入殿庭四拜。右議政姜孟卿進爵次。	大司憲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十三，頁三十六右 (P72)
34	世祖四年、十月、甲子	英宗天順二年 (戊寅)	1458	甲子，行冬享大祭，御慶會樓下設飲福宴，獻官玉山君躋班首河東府院君鄭麟趾進酒，……知中樞院事朴薑、洪允成，大司憲閔騫承旨等入侍，……	大司憲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十四，頁十二右 (P24)
35	世祖四年、十一月、癸卯	英宗天順二年 (戊寅)	1458	大司憲閔騫、左司諫大夫金從舜等謝賜宴，箋曰：至仁覆冒，曲賜矜憐，異澤霑濡，不勝感激。矢心圖報，銘骨何忘。……	大司憲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十四，頁十九右 (P38)

36	世祖四年、十二月、己卯	英宗天順二年 (戊寅)	1458	命囚大司憲閔騫、掌令安訓、判繕工監事具信忠、戶曹正郎權引、漢城判官李孟石等於義禁府，以不聽理趙武英告狀也。其時信忠為執義，引為漢城判官，故及之。	大司憲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十四，頁二十六左至二十七右 (P53-54)
37	世祖五年、正月、乙酉	英宗天順三年 (己卯)	1459	命赦大司憲閔騫等罪，令就職。	大司憲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十五，頁一右(P4)
38	世祖五年、三月、丙申	英宗天順三年 (己卯)	1459	丙申，受常參視事左議政姜孟卿、判中樞院事洪達孫、……大司憲閔騫、漢城府尹魚孝瞻、……左司諫金從舜承旨入侍，讓寧大君禔入見。……	大司憲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十五，頁二十一左 (P45)
39	世祖五年、三月、壬寅	英宗天順三年 (己卯)	1459	壬寅，以李昇平知中樞院事，魚孝瞻刑曹參判，……閔騫同知中樞院事，趙惠行僉知中樞院事。	同知中樞院事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十五，頁二十三左至二十四右 (P49-50)
40	世祖五年、七月、壬午	英宗天順三年 (己卯)	1459	以朴仲孫為議政府左參贊，成奉祖右參贊，……閔騫同知中樞院事兼京畿都觀察史，尹士盼、金連枝中樞院副使，……	同知中樞院事兼京畿都觀察史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十七，頁一左(P3)
41	世祖五年、七月、辛卯	英宗天順三年 (己卯)	1459	辛卯，御思政殿受常參視內宗親及議政府六曹判書以上入直諸將承旨等入侍，京畿都觀察史閔騫、慶尚道都觀察使金淳辭。賜見。……	京畿都觀察史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十七，頁三右(P6)

42	世祖五年、十二月、辛亥	英宗天順三年（己卯）	1459	以衡為進禮正，楊汀判中樞院事，李邊中樞院事，權摯開城府留守，金淳戶曹參判，李克培禮曹參判， <b>閔騫</b> 同知中樞院事，朴炯中樞院副使，……	同知中樞院事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十八，頁十六右（P34）
43	世祖五年、十二月、丙辰	英宗天順三年（己卯）	1459	丙辰，司諫院啟：京畿民流移甚多，守令等不能存撫，不可不治其罪。 <b>閔騫</b> 專任一方，既不能撫恤飢民，又不能糾治守令，罪合罷黜，今復除職，請劾守令，罷騫職。不允。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十八，頁十七右（P36）
44	世祖六年、五月、庚子	英宗天順四年（庚辰）	1460	同知中樞院事 <b>閔騫</b> 卒，騫以元敬王后族進，累歷承旨、大司憲、觀察使，性高亢簡潔，不營產業，諡章節。溫克令儀章，好廉自克節。	同知中樞院事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二十，頁三十四右（P68）

清州本《明心寶鑑》文末署名朝鮮李朝官員史料整理表（二）

皇甫恭生平						
	李朝年、月、日	明代	西元	文獻內容	官職	備註
1	端宗即位、12月、己亥	代宗景泰三年	1452	己亥，加鈴川尉尹師路崇德大夫，金宗瑞為左議政，…… <b>閔騫</b> 工曹參判，…… <b>皇甫恭</b> 司諫院左司諫，……	司諫院左左司諫	魯山君日記卷第四，頁二十一右（P44）
2	端宗元年、4月、戊戌	代宗景泰四年（癸酉）	1453	左司諫大夫 <b>皇甫恭</b> 等上疏曰：臣等近將首陽大君從市官等加階及平安道都事趙袞孫加階等事，具辭再請，未得蒙允，不勝痛鬱。臣等竊謂：爵位國家之公器而人主之大柄也，惟功勳才得所	左司諫	魯山君日記卷第六，頁三左（P7-8）

				宜處之，恒當謹惜，理不可輕。……		
3	端宗元年、9月、庚辰	代宗景泰四年（癸酉）	1453	庚辰，議政府啟曰：林仲卿事宜下義禁府與三省雜訊，從之。李蕃之父孝敬，病風者也。其妻薛與其奴通，又與弟夫順平君群生、鄰人金澣通焉。……蕃，陰痿，聞鄰人林仲卿陰大，先令婢奸，遂通焉。與同里判宗簿寺事 <u>皇甫恭</u> 、前錄事黃仁軒之女結黨宣謠，聞人陰大則必通。……	判宗簿寺事	魯山君日記卷第七，頁三十右（P61）
4	端宗二年、7月、丁卯	代宗景泰五年（甲戌）	1454	賜祔宗廟秋享大祭亞獻官世祖中獻官右議政韓確、永寧殿獻官寧陽尉鄭悰、文昭殿獻官左贊成李思哲等鞍具、馬各一匹。……景禧殿告動駕祭執禮判承文院事 <u>皇甫恭</u> 、宗廟典祀官判奉常寺事韓昌及判司僕寺事李師曾等綵段綃各一匹。	判承文院事	魯山君日記卷第十一，頁四十左至四十一右（P81-82）
5	世祖元年、十二月、戊辰	代宗景泰六年（乙亥）	1455	傳旨議政府曰：延昌尉安孟聃、星原尉李正寧、左贊成權躄、……都觀察使閔騫，正郎李文炯、成任、姜眉壽，左郎李繼孫，……牧使 <u>皇甫恭</u> ，正郎崔漢卿、李漢謙，……	牧使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二，頁五十六左（P113）
6	世祖二年、二月、癸亥	代宗景泰七年（丙子）	1456	忠清道分司憲掌令洪敬孫啟曰：公州官奴告前牧使李宗孝、判官宋孟涓，在任時濫用義倉綿布徵諸人使充之。臣按驗得情，請抵罪。	清州牧使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三，頁十五右至十五左（P32-33）

				又張堅與清州人李養元、陳孝忠頌奴婢：本州牧使 <u>皇甫恭</u> ，受孝忠婢子納衙中。臣按驗其婢果在衙中，推劾未畢，承召而來。……傳旨義禁府曰：清州牧使 <u>皇甫恭</u> ，受部民所贈婢子，……其推鞠以啟。		
7	世祖二年、四月、庚戌	代宗景泰七年（丙子）	1456	義禁府啟：前公州牧使李宗孝多出義倉綿布以供使客筵宴之需，又出綿布四十八匹給與豹皮代納者，罪應杖一百，流三千里，免刺。前清州牧使 <u>皇甫恭</u> ，受部民李養元所贈婢子，罪應杖一百，收告身，身充水軍，坐贓不敘。上以孝宗、恭皆功臣，只收恭告身，孝宗勿論。	清州牧使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三，頁三十四右（P70-71）
8	世祖二年、四月、壬子	代宗景泰七年（丙子）	1456	壬子，掌令金瑞陳啟曰：前清州牧使 <u>皇甫恭</u> 受部民所贈婢子，其貪污莫甚，今以功臣免罪。公州牧使李宗孝官府之貨擅用無忌，亦置勿問。罪重罰輕，請據法定罪，以警其餘。傳曰：宗孝之罪實非入己，可恕也。恭則當從爾所啟。命付處於外。	清州牧使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三，頁三十四右至三十左（P70-71）

清州本《明心寶鑑》文末署名朝鮮李朝官員史料整理表（三）						
金孝給生平						
	李朝年、月、日	明代	西元	文獻內容	官職	備註
1	端宗元年、12月、丁未	代宗景泰四年（癸酉）	1453	丁未，大司憲權躡等上疏曰：臣等前日請罷忠清都觀察使閔騫、都事金孝給等職，未蒙允俞。臣等竊惟為國之道當黜幽陟明以諧庶務，若或賢否混淆是非顛倒，則此乃國家理亂之機，生民休戚之源，不可不慎也。今內則政府統率百官，六曹分督庶務，憲府糾察不法，然紀綱或患於未肅，闔葺尚患於未汰，京輦之下猶且如此況。外方則朝廷綱紀之所未悉及，耳目之所未盡逮。以一道畀之監司，使專黜陟之權，其任不已重乎？古人有登車攬轡而貪頑解印者，繡衣持斧而州郡肅清者。蓋牧民之吏未必皆清修之士，陞黜之方寧失於嚴，不可失於寬。誠以寬於吏則害於民，所不得不爾也。今騫、孝給既承重選，專制一道。凡於事為，固宜小心奉公，以不負委任之意。況此殿最大事，尤當至嚴至正，一以至公，使名實不爽而顧乃容容。不別黑白，一道守令四十餘人，皆置最例以市私恩而欺殿下，忽朝廷略無畏忌，若騫等巧避嫌怨故為	都事	魯山君日記卷第九，頁三十六左(P73)

				寬大，則是回邪不直也。本無鑑識昧於清濁之辨，則是昏迷庸妄也。昏迷庸妄者，固不可以重任。回邪不直者，其為罪尤重。孝給為人疲軟庸妄，固不足責。騫累經清要且為近侍，從仕已久，雖未可謂賢明，亦不甚庸妄。今之為此必有計較，伏望亟命罷黜二人，改正等第，以正紀綱。命議于大臣。		
2	世祖元年、十二月、戊辰	代宗景泰六年（乙亥）	1455	傳旨議政府曰：延昌尉安孟聃、星原尉李正寧、左贊成權躄、……都觀察使閔騫，正郎李文炯、成任、姜眉壽，左郎李繼孫，……牧使皇甫恭，正郎崔漢卿、李漢謙，……判事韓昌，判官 <u>金孝給</u> ，……	判官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二，頁六十一右（P122）
3	世祖三年、六月、甲辰	英宗天順元年（丁丑）	1457	甲辰，義禁府啟：禹繼蕃，初會於戶曹依幕，與同僚正郎安寬厚、佐郎權得經、權綸、兵曹佐郎金兼光、戶曹正郎南軼、韓山郡事河吉之，內贍少尹辛肅、漢城少尹 <u>金孝給</u> ，招妓飲酒，并請鞫問。從之。	漢城少尹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八，頁七右（P15）

## 參考文獻

### 原典部分

- 1、《新刊大字明心寶鑑二卷》，明初刊黑口本，台灣：傅斯年圖書館藏微卷，年代不詳，在筆者的研究中稱之為《黑口本》。
- 2、《新鐫提頭音釋官板大字明心寶鑑》，武林·范立本（從道）所纂輯，文末之牌記錄有「萬曆辛丑仲夏月，書林鄭繼華刊行」字樣，台灣：台灣大學館藏哈佛微卷影本，在筆者的研究中稱之為《音釋本》。
- 3、《新刊校正大字明心寶鑑》洪武二十六（A.D.1393）年范立本纂輯，日本·筑波大學藏本，在筆者的研究中稱之為《清州本》。（另有《新刊大字明心寶鑑》二卷，據明洪武年間刊本影印，民國八十八年江澄格贈書，收藏於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庫 2，此本為《清州本》之殘本。）
- 4、《Beng sim po cam》，Juan cobo，藏於西班牙馬德里國立圖書館（編號 6040），A.D.1595 年，在筆者的研究中稱之為《西譯本》。
- 5、《新鐫京板正譌音釋提頭大字明心寶鑑正文》上、下卷，日本京都大學貴重資料畫像庫，近衛文庫，明·王衝校，和刊·寬永 8 年（A.D.1631）·覆書林弼廷陳氏刊本，太倉緱山王衡校、書林弼廷陳氏梓，卷末署「《寬永辛未三月道伴刊行》」。（書名ヨミ：メイシンホウカンセイブン。請求記号：01-84/メ/1 貴），在筆者的研究中稱之為《王衝本》。
- 6、《明心寶鑑》，韓·俞尚根、金渭顯校註，韓國：明知大學校出版部，1994 年 2 月八版，此本收錄了大丘仁興齋舍本之完整內容。

### 朝鮮實錄部分

- 1、朝鮮《定宗恭靖王實錄》，韓國：京城帝國大學圖書館奎章閣藏書，影本資料，複 4250.6.1~4250.6.6。
- 2、朝鮮《太宗恭定大王實錄》，韓國：京城帝國大學圖書館奎章閣藏書，影本資料，複 4250.7.1~4250.7.16。
- 3、朝鮮《世宗莊憲大王實錄》，韓國：京城帝國大學圖書館奎章閣藏書，影本資料，複 4250.8.1~4250.8.67。
- 4、朝鮮《文宗恭順大王實錄》，韓國：京城帝國大學圖書館奎章閣藏書，影本資料，複 4250.9.1~4250.9.6。
- 5、朝鮮《端宗大王實錄》（魯山君日記），韓國：京城帝國大學圖書館奎章閣藏書，影本資料，複 4250.10.1~4250.10.X。
- 6、朝鮮《世祖莊惠大王實錄》，韓國：京城帝國大學圖書館奎章閣藏書，影本資料，複

4250.11.1~4250.11.18。

- 7、朝鮮《睿宗襄悼大王實錄》，韓國：京城帝國大學圖書館奎章閣藏書，影本資料，複 4250.12.1~4250.12.3。
- 8、朝鮮《成宗康靖大王實錄》，韓國：京城帝國大學圖書館奎章閣藏書，影本資料，複 4250.13.1~4250.13.47。
- 9、朝鮮《燕山君日記》，韓國：京城帝國大學圖書館奎章閣藏書，影本資料，複 4250.14.1~4250.14.17。
- 10、朝鮮《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實錄》，韓國：京城帝國大學圖書館奎章閣藏書，影本資料，複 4250.15.1~4250.15.53。
- 11、朝鮮《仁宗榮靖獻文懿武章肅欽孝大王實錄》，韓國：京城帝國大學圖書館奎章閣藏書，影本資料，複 4250.16.1~4250.16.2。
- 12、朝鮮《明宗大王實錄》，韓國：京城帝國大學圖書館奎章閣藏書，影本資料，複 4250.17.1~4250.17.21。